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走馬春秋
第四回 改面目父子不相親 識天心君臣該走散

詩曰：十年多難與君同，幾處移家逐轉蓬。
白首相逢征戰後，青春已過亂離中。
行人杳杳看西月，徵馬蕭蕭向北風。
漢水楚山千萬里，天涯此別恨無窮。

卻說閔王回頭，看見端茶的幼童就是王子，龍心大喜。忙離寶坐，前往雙手抱住，口呼：「王兒，孤只道被風刮去，今生再不能相見，幸喜今日在此相逢。可惱亞父欺君，為何將王兒藏在府中，龍子龍孫，又擅敢將他輕賤，貶作茶童，情殊可惱。吾兒同孤回朝去罷，不可在此隱藏了。」袁達聽得閔王之音，大驚道：「不得了，可笑我家師傅到會擇美人，既然叫他父子相會，就不敢使喚他端茶。那殿下自然說是袁達所使，你想一個龍子龍孫，可是使喚得的。我老袁定然一命難逃。」

不言袁達著急，且說孫臧見閔王抱住太子，存兒短存兒長，在那裡敘話，點頭嗟歎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，父子只見這一面，再想要會，萬萬不能了。」歎罷，用障眼法掩住了龍目，尊一聲：「王爺為何抱著端茶的小子，敘話不休？」閔王怒道：「亞父還敢多言麼，你隱藏殿下在家，端茶使喚，當得何罪。」亞父道：「臣並未隱藏殿下，此話何來？」閔王道：「這不是孤存殿下麼？」亞父道：「吾王看真些。」閔王放開手，仔細端詳。亞父真是奧妙無窮，神通變化。只見此子；發似金絲，面如金紙，一頭禿瘡，二目如燈，鼻孔朝天。閔王大驚失色，甚覺慚愧，轉身上殿坐下，說道：「亞父先生，孤因晝夜思想王兒，想得孤眼花了，把這麼一個孩童，認作鳳子龍孫。既是亞父府中沒有王兒，孤當返駕回朝。」孫臧奏道：「臣預備筵宴，伺候吾主的大駕，少停幾時，虔獻三杯，以表為臣一點敬心。」閔王道：「不須叨擾了。」傳旨起駕回朝，文武各散不提。

且說亞父，送駕回府，吩咐封門，轉上銀安殿坐下。袁達道：「師傅神道妙用，險些把我老袁嚇死了。」亞父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請他父子相見一面呢。」師徒正然說著，殿下走到跟前，扯住孫臧的袍服道：「方才父王一手攬住我，絮絮叨叨，說了一番，不知怎麼就鬆了手去了。」亞父連忙陪笑道：「千歲容顏改了，所以認不出來。」小王道：「我模樣改成怎麼？」

袁達道：「俊得多呢。」隨取鏡子遞與殿下：「你且照一照，看是如何。」小主接鏡一照，嚇得驚慌無措：「呵喲我怎麼變了這個嘴臉，還像個人麼？」亞父將手一揮，笑道：「千歲再照照。」小主又將鏡子一照，笑將起來：「還是我的本模樣，亞父到會頑耍，父王若是再來找，仍去捧茶罷。」亞父道：「父子此後不能再見面了。」君臣談笑，晚膳擺來用畢，天色已晚，送小王安寢。這殿下在南郡王府中得了安身之處，光陰迅速，不覺兩年，長成九歲。忽一日，孫臧閒坐想起：殿下在我府中二年，未知他命運如何，且算他一算。」就掐指尋紋，袖占一課，點頭嗟歎，暗想：「殿下雖是真主，但時運未來，應有顛沛折磨之苦，我也不敢扭天而行，到不如將計就計，把小主送出臨淄，方合天數。」吩咐袁達道：「明早齋飯預備，不可遲誤。」袁達道：「師傅預備早齋，還是往那裡去？」亞父道：「明日乃端陽佳節，我要出城到艾花山採些藥苗回來，修合丸散，救救民間疾苦。」小主在旁，聽得要上山採藥，暗喜，口稱：「亞父先生，我生長深宮，閒坐禁地，從未見過山谷怎麼模樣，在這府中也悶得慌了，何不帶我進山，看看採藥玩玩山水如何？」亞父聞言，正中機關，將計就計，帶他出城，好去申國游邦。隨答道：「殿下既然要去，早起方妙。」

君臣閒談，不覺金烏西墜，皓月東升，一夜無詞。次早起來，用膳已畢，腳力預備在大殿，將藥籃帶好，先請千歲上騎，然後亞父亦上了青牛，同了殿下，出了府門，吩咐袁達、李牧小心看守府門，竟奔東門而來，用障眼法將小主隱藏了。門軍望見郡王駕到，報知門官，在路旁跪接。亞父吩咐起來，門官又跪下稟道：「小官奉旨，不論車輻轎馬，恐防夾帶殿下出城，小官膽大要搜檢搜檢。」亞父道：「我一人一騎，前後左右，只管細搜。」門官把青牛背上，前後摸了兩摸，摸著了小主，吃驚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，怎麼我看見，到象人的兩條腿。」亞父道：「你敢是眼花，這是我那兩柄沉香拐，怎麼就看不真？」門官睜著兩眼，仔細端詳，果然是沉香拐。門官慌忙跪下「小官該死。」亞父道：「恕你無罪，去罷。」門官叩送郡王出了東門。時當五月，百花開放，綠柳成陰，蒲劍艾旗，蟬鳴雀噪，觀之不盡，早到了艾花山前。君臣下騎，將青牛拴在樹下，取了花籃，同小主在一塊大石上坐下。小王道：「亞父到此採藥，為何在此耽擱。」亞父用手指道：「此藥要那邊高峰才有，殿下年輕力軟，恐不能上去，且在此石坐歇，觀玩山景，待我彩回來同你回府。」言罷，手提花籃，持了沉香拐，登山而去。那小主在山邊閒玩半時，仍然坐下，自覺神思困倦，就在石上歇息。不知不覺，竟然睡去。

且說亞父登上高峰，將藥彩畢，倚鬆靠石而坐。暗想：「殿下該有幾年落泊，不是為臣狠心將你撇下，只因殿下命該如此，不受一番走國的苦，焉能中興基業。」左思右想，不肯扭天而行，隨仰手在袍袖取出一個葫蘆，將蓋揭開，倒出了一件寶貝，名為瞌睡蟲，攥一把望著小主身上灑去。只見哄哄亂飛，飛到殿下的眼皮上，此物上下有八個爪，將眼皮抓住了，就呼呼睡熟，三時三刻方醒。亞父行了法，隨下了高峰，至原處，騎了青牛，灑了幾點別淚，仍進東門，回歸王府不提。

再說小主，在石上睡著，直睡至日已歸西才醒，睜眼一看，方知睡在荒山石上。連忙爬起來，四顧無人，細想起來：「我原是同亞父到此採藥，不知怎麼就睡著了。亞父去採藥，這時候還不回來，難道他先回去了不成？」想罷，站將起來，高叫：「亞父！」四望寂靜，並無人聲，心中害怕，不覺痛哭，沿山呼叫找尋。斯時日落西山，天將昏黑，更覺傍徨。急不擇路，且哭且叫，不見亞父蹤跡。哭得喉乾氣短，一跤跌倒，爬不起來，睡在山前。

不言小主在艾花山痛哭，早驚動了山神土地，心下著忙，山神道：「老頭兒這是怎麼了呢，孫真人把個紫微星撩在你我的汛地，倘有差失，干係不小，還是要送出山去方妙。」土地道：「不打緊，自有妙用。」說完就搖身一變，變做一隻金睛白額虎，在那山邊睜開兩眼，望著小主。小主一見，勉強抽身起來，把此物仔細端詳：「是什麼東西？王宮內院並亞父府中，都沒有這般大這個物件，會拿耗子的，不想山裡頭有這等大貓。」小主暗想：「我何不暫借個貓兒做個腳力，下山去，尋亞父也是好的。」湊巧這個貓兒靠左右邊，小主就借石墊腳，翻身跨坐虎背上，就把身子一動，小主驚道：「不穩當，要掉下去了。」連忙抓住頸項，那虎剪尾搖頭，駝著小主一溜風跑出了艾花山，抖擻神威，跑夠了二十多里，進了一座村莊，把殿下摺下塵埃，就進山去了。嚇得殿下心驚膽戰，倒在地下，甦醒半刻，爬將起來，抬頭觀看，只見一天星斗，四面八方並無半個行人。小主心中著急，由不得肝腸寸斷，一陣心酸，大哭起來。只得在黑影裡任意徐行，也不分東西南北，聽見犬吠連聲，小主想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犬吠之處必有人家。」

小主啼啼哭哭，進了村莊，那是五月天氣，炎熱異常，居民百姓吃了晚飯，都在莊前乘涼，或談農桑，或講買賣。忽聽得小主啼哭，眾鄉民說道：「誰家的孩兒，這時候還未回家，在此啼哭，我們看看是誰家的。」眾鄉民來至跟前，見了殿下，大贊道：「好一個有福氣的孩子。」這一個說李家的，那個說是張家的，內中有一個老兒上前扯住殿下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？」殿下往後一指，那老頭兒道：「你這孩子是嶺後的麼？」

殿下點頭，鄉民道：「為什麼夜晚不回家去？」小主隨口慌說道：「我是嶺後住的，父母雙亡，在姐姐家過活。因是我夜晚懶得起來，牀上走了溺，姐姐打罵也罷，我家姐夫利害不過，也不打，也不罵，要將我綁在樹上喂鷹。只為我受不得，故此連夜跑了出來，就死也不回去了。」老頭兒叫道：「老張，我看這個孩兒有些福氣，後來定有好處，你家又無兒女，何不領他回去，做個螟蛉義子，豈不是好。」張老兒道：「我豈不願意，只怕他姐夫找來，說是他家的孩子，拐帶了東西出來，那我豈不淘氣了。」眾人齊聲說道：「無妨，無人找便罷，若有人來找，我們都是證見。」張老兒道：「蒙眾位作主，我就領他回家去，三日後，擺酒邀請

眾飲幾杯。」眾人道：「如此叨擾了，我們且問他一問：「孩子，你肯跟員外做義子麼？」小主聞言，低頭暗想：「我如今舉目無親，投奔無門，何不將計就計，跟隨老頭兒，混他幾日再作道理。」遂答道：「我如今無家可歸，情願跟隨老者。」眾人道：「好好。」張老兒滿心歡喜，引著小主回家。進了臥房，對女人說明來由，兩老兒在燈光之下，看見小主生得方面大耳，齒白唇紅，齊整不過，張老兒道：「這孩子何如？」安人道：「好一個福氣的孩子。」因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」小主道：「我姓田。」安人道：「到了我家，卻要改姓張了。」說罷，即往廚下收拾飯菜，捧進臥房擺下，請小主享用，小主飽食已畢，兩老兒安置牀上睡覺。

次日起來，兩老兒歡天喜地，愛惜如珍，小主在張家安身，不覺八個多月。那日張老兒身上欠安，睡臥在牀。安人亦覺頭暈心痛，兩老雙雙病倒，小主朝夕伺候。那知庶民福薄，受不起王侯為子，兩老病了數日，醫藥不效，雙雙病重身亡。小主心中忙急，著人到東莊報知安人的姪兒李大哥，又著人到西莊報知員外的姪兒張進才。不多時，兩個姪兒都來了，痛哭一番，置備衣衾棺槨，請僧道唸經殯殮，小主披麻帶孝，把兩老安葬。諸事完畢，就在家中靜坐守靈。一日張進才與李大哥商議道：「你我都是員外安人的親骨肉，家財該應有份，那個小孩子來此未久，就把兩老剋死了，是個不吉利的人，如何承受得張門家當？不如明日請齊街坊鄰舍，當眾把他逐出，你我家私平分，豈不好麼？」二人在背地裡商量，不料小主句句聽得明白，不覺心中大怒：「可恨這兩個狗才，圖謀張門產業，欲行趕逐於我，十分可惡。但龍游淺水，鳳落林中，有日回朝，萬里江山有份，戀此小小田園，終非藏龍之所，到不如另尋出身之處，巴個出頭，方顯良策。」小主想定了主意，至次日清早，不別而出了張家莊、也不認得東西南北，信著腳步，只管前行。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夜間古廟安身，飢時就學伍員沿途故事，沿門挨戶求食。

那一日，流到青州府常山鎮地方，餓到午後，尚未飲食。偶然飯店門前經過，那掌櫃的李三一眼看見，暗羨：「好一個有福氣的孩子，不像小家人兒女，為何閒遊浪蕩，必有原故。」隨招手道：「小孩子，你到這裡來。」因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孩子，家住那裡？」小主用手往東一指。李三道：「你在河東住麼？」小主點頭。李三道：「姓甚麼？」小主順口答道：「姓王。」李三道：「你敢是河東王員外公郎麼？」小主又點點頭。李三慌忙走出櫃來，一把拉住道：「小相公是富貴人家之子，怎麼逃走出來，快快請進。」小主不知是那裡，跟進店中。李三道：「令尊王員外是我的財東，我領他本錢，在此開店，半年前去算一道賬，我常常問才東有令郎否，員外歎道只有一個，不肯讀書，常常逃學，你怎麼逃到這裡來了。」叫走堂的：「把小相公請進後頭，他是才東的兒子，莫要怠慢他，收拾一間潔淨房子，教他安身，要吃甚麼與他吃，好生服侍，等我到河東去算賬時，與才主提一提，教他差人來接，方見得我一點情意。」走堂領命，把小王安頓停當，照應慇懃，小主又得了安身之處，這且不表。

卻說孫亞父，在銀安殿正坐，偶然想起殿下，自從在艾花山君臣分手，韶光迅速，轉眼二年有餘，未知殿下串國游邦，今在何處，不免算他一算。他在袖裡算了一課，原來是在常山鎮李家店安身。但是你命該有幾年磨難，方得建號中興，但李家店又非藏龍聚鳳之所，不免還要教他走國，受些苦楚，才得安身之地。想罷，寫下一聯東帖，托在掌中，即下銀安殿，仰面朝天，把杏黃旗取下來，住上一展，只見值日功曹控背躬身，口稱「真人令小神何方使用？」亞父道：「無事不敢冒瀆尊神，今有東帖一聯，借重尊神，至皇宮內院，在雲端落下，不許有違。」功曹領了法旨，一縷金光，騰空而去。

且說閔王同鄒妃，正在玩花台上飲酒取樂，眾宮女笙簫迭奏，耍笑謳歌。只見半空中飄飄搖搖，墜下一個東帖。閔王一見大驚，慌令宮女撿起，呈上觀看。只見上面寫著四句言詞道：

先正君王太不仁，天倫父子兩相分。

若要東宮重會面，只在常山鎮上尋。

閔王看畢，歡喜無盡，感謝蒼天，田門有後了，吩咐撤宴。鄒妃問道：「東帖有何語言，吾主見了這般大喜？」閔王道：「王兒有了下落了，東帖上明明說在常山鎮尋找。」鄒妃道：「既然殿下在常山鎮上，何不差官接他還朝。」閔王笑道：「孤恨不得傾刻相逢，豈有不接之理。」傳旨宣太師進宮，不一時，鄒文東進宮見駕。閔王道：「國丈大喜，有了你的外孫了。」文東聞言，假裝歡喜：「殿下在於何處？」閔王道：「孤自失王兒，晝夜不安，皇天可憐，不絕田門之後，降下一聯東帖，說我王兒在常山鎮安身，可喜我國有了主了。即今借重太師，往常山鎮走一遭，速請王兒回朝，自有厚謝。」鄒文東叩頭在地：「此乃吾主洪福齊天。父子團圓，萬千之喜，臣敢不效微勞。」文東領旨出朝，回歸太師府坐下，鄒剛、鄒諫上前叩道：「主上宣父親進宮，有何事情？」文東道：「今日皇上在玩花台飲宴，空中墜下一聯東帖，說是孤存狗子在常山鎮安身，差我前去接回朝，不得不去。」鄒剛、鄒諫一齊開言道：「常山鎮乃青州地方，離臨淄很遠，我兄弟二人保父親同去，以防路上不測。」文東道：「同去更好，快些點集家將起身。」父子點起家丁五百，出了臨淄南門，竟望常山大路而去。兵行迅速，藍旗來報：「大兵不可前進，相離常山鎮不遠了，乞令定奪。」太師吩咐：「響炮搖旗，恐驚走了殿下，須在鎮外悄悄安營。」軍兵領命，紮下營盤，文東升帳坐下，傳令鄒剛兄弟，領兵二百，由常山東路進去，搜至西路而回，老夫領兵二百，由西路搜至東路。分兵合搜，不許他走脫了。」

不言父子分兵進常山，且說小主在李家店內安身。那日食了飯，拉過一把椅坐在大門上看熱鬧，聞聽人馬進鎮搜尋殿下，他自己就該躲藏了。只因小主在民間日久，竟忘了自己的來歷，只管在門前坐著。鄒剛鄒諫正在門前經過，鄒剛還未看見，鄒諫回頭看著了，一挽絲韁收住了坐騎，叫道：「有了，行了，不必走了。」鄒剛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鄒諫指道：「這不是麼。」兄弟二人滾鞍下馬，二百家丁發聲喊，一擁齊來。小主看見，認得是鄒剛、鄒諫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要走也來不及了。那李三看見，那有魂魄在身，丟下家私，開後門走了。鄒家兄弟二人，拉住了殿下，雙膝跪倒，口稱「千歲，臣奉聖旨，請殿下還朝。」小主淚流滿面，哀告道：「舅舅，放了我罷。他日相逢，自然報你深恩。」鄒剛道：「千歲哭也無益，我是奉旨的事，請千歲還朝，不宜耽擱。」叫家將：「快扶殿下上馬。」小主大哭，滿地打滾。鄒剛上前一把挾住，放在馬上。家將護持，往西而走。眾家丁將李家店搶個精光，這且不言。

且說鄒家兄弟，押著小主往西正走，遇見了太師。二人滾鞍下馬道：「父親萬千之喜，得了冤家了。」文東道：「在那裡？」鄒剛指道：「那不是麼。」文東道：「還要叫人護住，他到狠受用。」叫家將：「用繩索四馬攢蹄捆在馬上，不可放走了。」家將領命，將殿下縛綁在馬鞍轡上，催兵就走。傳令：「你兄弟二人，領兵五百，押著狗子，小心在意，急急趕回臨淄。老夫領家將數名，先進城報信，看昏君怎麼行事。」